



韻語陽秋卷第九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辨士憂東歸那復割鴻溝鄭君
立義不名籍項伯明顏肯姓劉謂項伯籍之近族乃
附劉而背項鄭君已爲漢臣乃違漢而思楚也徐嘗
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閒豈無容容狡
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觀成敗而爲身謀者乎項伯是
也其意以爲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畫策
定計豈吾廢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劍

學海類編 卷九
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嘗勸勿烹太公矣劉氏豈
吾廢哉高祖之封項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
籍籍死屬漢高祖令諸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
乃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
伯賢佞可見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
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爲也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
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于一時今載於文
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隕欃槍爵仇建蕭
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則張良輔
漢之策盡於此數語矣王荆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穀城黃石非吾師同陵解鞏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
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亦用此數事
而議論格調出瞻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槌之事以謂
良不爲伊召之謀而時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余觀
之此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書之後
所見豈前比哉

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荆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壯士節
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是

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他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槩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楊子云荆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爲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以必得爲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淚溼青衫之上何憊如此哉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恨遷謫輕將清淚溼青衫又云及泉曾改莊公誓勝母終回曾子車素綆銀牀堪淚墮更能賦詠獨何如

李義山詩云本爲畱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爲沛公草荒孤壘想英

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卻道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
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爲宗臣高祖設指蹤
之逾盡之矣他人豈容議耶

韋蘇州睢陽感懷有詩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宿
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爲巡死而
遠就虜疑遠畏死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然韓愈嘗
有言曰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
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
於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
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
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焉得不
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
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
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
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眾驅之於後爲三良
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故亂魏氏言
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

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
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
似與柳子之論合而過秦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
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
如齊士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唐太和末閹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爲恥而元和逆黨
未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碌獨
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宏志於青泥驛
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

斲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黨幾盡可謂壯矣
意欲誅宦尹乃復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注
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羣
宦臨送以鎮兵悉誅之謀亦未必不善會李訓先五
日舉事遂成甘露之禍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
得爲忠至李德裕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
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爲相故甘有封
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大和
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不省覺二兇日威武喧喧

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顧子云我死有處所明日
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贈中敏詩云元禮去歸緱氏
學江充來見大臺宮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
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
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薰灼士大夫於議論之
閒不敢以訓注爲是以資殺身之禍故牧之之詩如
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之資
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而訓注
以當時士大夫畏攝士良輩遂加以姦兇之目而史

亦以爲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
舊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時相
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爲所擒
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公
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寔
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爲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
故表而出之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紛白晝驚千古
鐵鑽未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

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爲給事者李石也余嘗攷之李石雖嘗爲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載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爲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宋申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

中敏傳作洛陽

今牧之詩有元禮去歸

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開府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慚惡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爲相旋至貶責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憲宗未嘗謫李甘李甘仕文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牧之誤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庚子辛卯也鵬集於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

學海類編 卷九 文詞
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尔

唐穆宗時令狐楚爲相爲景陵使以傭錢獻羨餘怨聲載路致有衡川之貶觀發潭州寄李甯常侍詩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答竇鞏中丞詩末句云何年相贈答卻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乎觀甘露之中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闕下文宗召楚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觀望腐夫闈人而誣寘人於死地楚忍爲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尙賴舊相令狐楚獨爲辨明若以史爲證則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湯勸其取金陵史稱薛繆李臺卿等爲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止言永王璘辟爲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審尔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吾王樓艦輕

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若非贊其逆則必無是語矣
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旆
空名適自悞迫脅上樓船從則五百金棄之若浮煙
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宗中丞荐白啓云遇永王
東巡脅行中道乃用白述懷意爾孔巢父亦爲永王
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
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
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
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然東巡歌亦不似太白之作
恐出於誣枉亦未可知

韻語陽秋卷第九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風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畱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

學海類編
交柯之木本同形東坡顛顛西枝榮無心之物尙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筮篋謠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窗繡戶長相見徐究白之行事亦豈純于行義者哉永王之叛白不能潔身而去于君臣之義爲如何既合于劉又合于魯又娶于宋又攜昭陽金陵之妓于夫婦之義爲如何

至于友人路亡白爲權窆及其糜潰又收其骨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三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有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君行旣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弟凝錚濟况綰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弟之義庶幾矣惜乎二失旣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爲醇儒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爲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晉束皙補亡詩于南陔白華

二篇每以爲言南陔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白華曰
竭誠盡敬亶亶忘劬可謂得孔子之旨矣今之人恃
親之愛己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以爲事親之
戒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畱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
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歛乃歌山谷
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屢屢歌可
謂盡朋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
廁臉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

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畱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贛
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
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則其告稚川之語
未爲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
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因有望
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
堂上會親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在
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詩皆有孔子之意
也

王勃嘗言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故示助弟詩云自余反初服無情想高蓋報國情豈忘從親心所大則勃于親亦可謂厚矣然不能立身持己私匿官奴而殺之以致其父從坐遠適交趾豈得爲孝乎孟子曰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慘勃其近之矣

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云種竹堂疑出冬筍暗用孟宗事涌寒泉暗用姜詩事

張劍州以太夫人喪劍州歸荆公子之詩并示女弟云烏辭反哺顛毛黑烏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劍州至劍一日以親憂罷詩云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親蜀鳥前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複如此何耶

荆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百霑襟一望親廷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體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自一官所驅乃爾爲志亦豈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爲此尔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廬象詩云上堂家慶
畢顧與親恩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
衣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眾所喜生女眾所
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鷄
狗又云何時某氏郎堂上拜媪叟蓋戲師厚也陳琳
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焉琳痛長城之役則曰
生男戒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傷關西之戍則曰生
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專寵帝室金

印盤綬寵偏于銛釧象服魚軒榮均于秦虢當時遂
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生女
卻爲門上楣之詠而樂天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
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今師厚之女毓質儒門不過
求賢士以爲之配爾縱不至負薪如翟婦餉春如孟
光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貴光宗榮族如蒲津之婦
人乎宜其聖俞以爲戲也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卒菡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
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

垢膩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脫身于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洎至秦中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般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晴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其優游愉悅之情見于嬉戲之閒則又異于在秦益時矣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于詩章樂天五十八歲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

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剃新胎髮香縐小繡襦玉芽開手瓜酥顆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後崔兒三歲而亡白賦詩曰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三而亡按墓誌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考之卽道保也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割愛爲難也若使學道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闖然入其戶而後喻哉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尔之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而况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于諸子亦未爲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

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于諸子鍾情尤甚于淵明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于三蜀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于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尔俗人不知便爲譏病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袞師方三四歲尔其末乃云兒應勿學儒讀書求甲乙况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兒當速成大探雛入虎窟當爲萬戶侯勿守一經裘夫兵連禍結生民塗炭以日爲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

學海類編 卷十
文選
立功于十二年後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
元微之誨姪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
倡優之家不曾于喧華縱觀至陝府詩乃有一生自
恣之語至云那知吾少年深解酒中事能唱犯聲歌
偏精變籌義含詞待殘拍叫噪擲投盤等語則誨姪
之言殆虛語也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眈小隱南阮在平澤南阮
謂杜棕也史載棕更立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快快
不平以至于卒審尔則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

族貴官河潤者非一枯菀升沈時命存焉何至快快
如是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
軍而張銑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攜吾好
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
銑所注恐未必然尔

楊六尙書白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
覓得黔婁爲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曰
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夫婦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文評
看誇張富貴向何人皆責望之言也

王福時之子勗勗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爲三株樹
其後助勸又皆以文顯勃于兄弟之間極友愛自
鄉還號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內
花萼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
兄弟中有不相能者耶及觀誠功勁云欲不可縱爭
不可常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者似非處于禮
義之域者棠棣廢之詩疑爲此二人設也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褒讚方謐用事

生死榮辱人如反覆手其褒讚亦何足怪然其閒亦
有寄意譏誚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謐父
韓壽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後妻郭槐輒
以外孫韓謐襲封帝許之遂以謐爲魯公則是賈謐
非充子也故機詩云誕育洪胄纂戎于魯言誕育則
以譏非己生也又曰惟漢有木曾不逾境謂橘逾淮
則化爲枳言如螟蛉之化蜾蠃無異也夫謐勢焰熏
灼如此而機敢爲度詞以狎侮之眞文人之習氣哉
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

所欽爲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
思所欽則以所欽爲兄又贈馮文羆詩云慷慨誰爲
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爲友

魏武于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修之徒爲植羽翼
幾代太子丕而植狂性不自雕飭又太子御之有術
故易宗之計不行蓋非遜丕性也洎文帝卽位植屢
求試用不報益怏怏帝欲害之卞太后曰汝已殺任
城不得復殺東阿故止從貶爵則植豈能無怨懟乎
嘗觀植所作豫章行云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

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遜于乘季札慕其賢意
謂己素爲武帝所愛忌之者眾故有管蔡流言之說
然乃自以季札爲比亦誣矣豈其掠美之言哉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
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戈騷
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免閨門
之念而他詩未嘗一及之至于明月之夕則遐想長
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繼
之曰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對月云

學海類編 卷十 文言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他離放紅蕊想像
嘖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
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嘖其數致意于閨門如此其
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
兮共明月之說是莊才情到處延之未能曉也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作
四并堂于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圖控弦秋習射寒窗
留燭夜抄書良辰美景饒心事觀日相并樂起予先
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荆同株之義作倍荆亭于

西園當時篇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有倍荆亭記
其略云西園舊無亭觀欲糾合叔季周耳目之適于
是基盈尺之高宇一筵之廣列楹爲亭號曰倍荆至
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後還復棲奉伯父
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于宅南眷望田里諸山皆在
目植花竹于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
賦詩云去家纔隔水一線二老堂成三百弓鴿原暮
下沙水暖鴈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萼
聯詩如許工坐久興關筇竹杖出門人指兩仙翁

韻語陽秋卷第十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一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韓退之秋懷詩十一篇其一云斂退就新懦趨營憚前
猛此陶淵明覺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然考他
篇有曰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又曰苟須勉其頑
王事有朝請則進退之事尙未決也至第十篇云世
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詰屈避語寔冥茫觸心兵敗
虞千金葉得比寸草榮其籌慮世故尤深至第十一
篇云鮮鮮霜中菊旣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

學海類編
不早則似有不遇時之嘆也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二四
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景或欲
畱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水而遊八極或欲結交
王子晉或欲高挹衛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
欲餐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貞有謫仙之目而
固爲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
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甫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
言酒徒遇高祖卒自嘆己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

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
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
關闈者怒人聞門戶尙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
囁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
憊妃子之詞也其後又有飛龍引二首當是明皇仙
去之後又有綵女玉女之句則怨之深矣

白樂天號爲知理者而于仕宦升沈之際悲喜輒係之
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從紫
禁歸暮出省門去又曰委順隨行止又曰退身江海

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自江州司馬爲忠州刺史未爲超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又云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及被召中書則曰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鬣乘軒鶴亦長精神觀此數詩是未能忘情于仕宦者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

老朴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憂君諫政之心切則通夕爲之不寐想其犯言逆耳必不爲身

謀也杜牧之詩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爲得地斷齒負明思金虎知難動毛釐亦恥言撩頭雖欲吐到口卻成吞至與人論諫尤可怪謂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者愈甚是欲鉗天下忠義之口有臣如牧國家奚望哉然唐史乃謂牧之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何耶

郎官之選唐朝尤重順宗初政柳子厚爲禮部郎與鼎俛書云僕年三十三年甚少自御史裏行禮得禮部員外超取顯矣欲免世之求進者惟怒媚嫉其可得

學海類編
三
文
乎杜子美一檢校工部爾而詩中數及之銜說不已
如贈蘇僕云爲郎未爲賤其奈病疾攻寄薛據云雖
云尙書郎不及村野人復愁云身覺省郎在家須農
事歸而入六弟宅云令弟雄軍佐凡才汚省郎如此
類不可勝數鄭谷自好稱老郎贈秀上人詩云唯恐
興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訪策禪者詩云初塵
芸閣辭禪閣卻訪支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燕歌鶯
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至于轉正郎則云止
陪鵷鷺居清秩濫應星辰挽上天省中作則云末如

何遜無佳句若比馮唐是壯年是亦未免于銜說者
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以無想
因也自樂論之則凡夢皆出于想爾而商浩乃曰官
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是豈出于想耶周官有六夢
豈非止于思而已劉發方赴舉也秦少游夢有發殯
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少游以詩賀
之曰世傳夢凶嘗傳吉神物戲人良有旨金美聲名
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少游所原乃一時褒美贊
喜之詞非商浩之意也東坡云世衰道微士失己得

學海類編 卷之四 文詞
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箠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聚
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其末又有故令
將士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之語全篇二百餘言
皆用浩意可謂巧于遣詞者矣

柳子厚可謂一世窮人矣永正之初得一禮部郎席不
暖卽斥去爲永州司馬在貶所歷十一年至憲宗元
和十年例召至京師喜而成詠所謂投荒垂一紀新
詔下荆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是也旣至都乃復不得用柳州云由永至京已四千

里自京徂柳又復六千往返殆萬里矣故贈劉夢得
詩云十年顛顛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贈宗一詩
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里投荒十二年是也嗚呼子
厚之窮極矣觀贈李夷簡書云曩者齒少心銳徑行
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限于大隄窮躋隕墜廢爲孤囚
日號而望十四年矣當時同貶之士程異爲宰相而
夢得亦得召用則子厚望歸之心爲如何然竟不生
還畢命于蛇虺瘴癘之區可勝嘆哉韓退之有言曰
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

學海類編 卷十一 文詞
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韋應物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驪山感懷詩云我念綺繡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游幸年身騎廢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則天寶巡幸之時應物已在扈從之數年始十五爾王欽臣疑爲三衛官然史無有及觀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云問之

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卻負樵親觀之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青謂之執戟則亦三衛之類欽臣豈據是耶

歐永叔詩文中好說金帶初寒詩云若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寄江十詩云白髮乘兩鬢黃金腰九環答王禹玉詩云喜君所賜黃金帶故我宜爲白髮翁而謝表又云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或謂未免誇服衒寵而况下于金帶者乎杜子美白樂天皆詩豪器識皆不凡得一緋衫何足道而詩句及之不

一何耶子美詩云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贈盧參謀云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江村詩云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樂天寄荔子詩云映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最相鮮初除忠州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遶身飛又云縱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鬢白如絲脫刺史緋云便畱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侍玉除加朝散大夫得品緋云五品足爲婚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又云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蓋命服章身人情所甚喜終心聲所發如是退之云峩峩進賢

冠耿耿水蒼珮服章非不好不與德相對其必有以稱之哉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贈馮六元二云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從軍行云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至於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之句是以傳說自期也一何愚哉按史昌齡爲汜水尉以不護細行改龍標尉傳說所爲顧如是乎昌齡未第時岑參贈之詩曰潛蚪且深盤黃鶴舉未晚旣登第後謫官也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尙謫官屢見秋雲生黃鶴垂兩

學海類編 卷十一 文淵
翅徘徊且長鳴後昌齡以世亂還鄉爲閭邱曉所殺
則所謂黃鶴者竟不能高舉矣

蘇子由自績溪被召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和王定國詩云后皇蒔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來何時天爲啓玉齒言欲子由變熙豐人才也和子由病起被召詩云方來立本朝獻納繼晨暝必開曲突謀滿慰傾耳聽言欲子由變熙豐法度也其措意如此然官不得至侍從謫黔移戍流離困躓豈非命哉至建初雜用熙豐元祐人才山谷喜而成詩云維摩老子

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及病著不能朝日邊後雖有銓曹之召不旋踵又有宜州之行有才無命如山谷者真可憫也

孔子曰富貴在天則所謂富貴者豈可以倖取乎潘岳急于進取乾沒不休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侯其出輒望塵而拜其爲人何如也觀其作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爲巧宦之目遂慨然嘆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觀岳此語尙恨巧之未至耶其作河陽縣詩則曰誰謂晉京達室

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其作懷縣詩則
曰自我逮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
宜其坐馳京闕渴心固已生塵矣而任官卒不達誠
可以爲馳騫者之戒也嘗自叙云自弱冠涉于知命
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
而已雖通塞有命抑拙者之效也岳誠知此豈肯遽
下賈謚之拜哉

李商隱九日詩云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
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

蓐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
得窺蓋令狐楚與商隱素厚楚卒子綯位致通顯客
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取之也且商
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黨也商隱與
二人暱甚故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者是綯惡其
異己也後綯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納雖興一大學
悖士然商隱亦厚顏矣唐之朋黨延及縉紳四十年
而二李爲之首至綯而滋熾綯之忘商隱是不能念
親商隱之望綯是不能揆己也

學海類編
九
文
杜子美云鐘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天豈可強也
哉白樂天前有讀史詩云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
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
何不從之遊超然離網罟後又有詠史詩云秦磨利
刃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臥
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絕相類但未知樂天果能捨彼
而就此否世之人乾沒于名利之場鮮不陷于禍難
樂天之論真可書紳

意在退處者雖飢寒而不辭意在進爲者雖沓貪不顧
皆一曲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
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常
之有哉適有贈別李少府云余亦愜所從漁樵十二
年種瓜漆園裏鑿井廬門邊贈韋參軍云布衣不得
干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兔苑爲農歲不登鴈池垂
釣心長苦其生理可謂窄矣及宋州刺史張九皋奇
其人舉有道科中第調封邱尉則曰此時也得辭漁
樵青袍裹身荷聖朝牛犁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
相邀則是不堪漁樵之艱窘而喜末官之微祿也一

不得志則捨之而去何耶封邱詩云我本漁樵孟瀦野一身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甯堪作吏風塵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潛歸去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瀦之漁樵也韓退之云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

元和中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力請于前逢吉王涯力請于後唯裴度以爲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又自請以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王建所謂桐柏水西賊星落梟雛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

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是也憲宗御通花門臨遣賜度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王建詩所謂同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百人金書左右紅襖新是也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泗曲降卒萬人徐進撫定則韓愈平淮西碑言之詳矣桃林夜捷愈賀度詩云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度自蔡入覲塗中重拜台司愈作詩云鸛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觀度雋功如此憲宗倘能終始用之諸



P12

學海類編
藩當股栗不暇而敢桀乎乃信用程異皇甫鎛之徒
乘釁鐫詆使度卒不能安于相位故度嘗有詩云有
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
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
日長懸照蒼蠅漫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觀
此則已無經世之意也

李白贈王歷陽詩云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辯猛虎
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僊人隱玉壺則意在隱遁
也又行路難云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

言事詩云山陰釣叟無知己窺鏡擗多鬢欲空別胡
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出羽翼應從肉上生等語豈
全能忘情者耶羅隱題其詩云九霄無鶴版雙鬢老
漁樵蓋亦指其隱遁之言爾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
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顏回惟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
數語又豈以招聘爲喜乎獨坐詩云託身千載下聊
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虛詠懷詩云故卿
行處是虛室坐閒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

學海類編
收詩云賴有此山僧教我以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
塵累祛則又知績有得于佛氏者甚深也

昔太公釣于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爲釣位所謂廣張三
千六百釣風雅時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于七里之
瀨而李白以爲釣名所謂祇將溪畔一竿竹釣卻人
閒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韻語陽秋卷第十一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二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不立文字不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來方有之陶淵明
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
歸于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
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
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
一達磨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
耶東坡諡陶子自祭之云出妙語于續息之餘豈涉

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旨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學僊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遣病詩云况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捨彼復就此去畱何所縈前身爲過迹來世卽前程蛻骨龍不死蛻皮蟬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畱意于此而弔元魯山詩有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杜牧之郡齊獨酌詩云屈指千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落其內何者爲彭殤非心地明了貫穿遺釋者不能道也及觀其自撰墓志又忍死作別裴相之章則知獨酌之詠豈空言哉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于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于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于啖炙遠矣白始學于白眉空得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心豁然更無凝滯所謂啓閒七窗牖託宿掣電形是也後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又有談元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
水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
于佛氏者益遠矣

許渾送栖元棄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
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
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棄官入道詩云水深
魚避釣雲迴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則云
憐師不得隨師去已載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儒
之意耶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庶將鏡
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
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花寂邇
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聞諸象起于是理亦可謂
超然者矣

蘇子由病酒肺疾發東坡告之以修養之道有曰寸田
可治生誰勸耕黃糯探懷得真藥不得君臣佐初如
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牆聞三嚙隱隱如轉磨此鍊
氣法也後至海上有道人傳以神守氣之訣云但向

起時作還從作處收故天慶觀亂泉賦及養生論龍
虎鉛汞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于養生之道深矣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于此道更無疑
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
則于理尙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
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生事哭
遯兒詩云中年參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
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今
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知
禪老衲不能屈也

無鏡自無塵只從昨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贈
東林總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
夜來四萬八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于東坡而問道于山谷山谷
作人詩贈之其閒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飯羹
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
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
告之以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

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歐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酬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閒酬惟悟師云子阿獨吾慕白忘夷其身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參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曰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爲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文康公得之于陳

去非去非得之于公之孫恕當不妄葉少蘊守汝陰謁見永叔之子棐久之不出已而棐持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爲佛事葉問其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如此公弗之禁也

歐公嘗爲感事詩曰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班蚪或駕五雲車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塗又爲仙草詩曰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况無文則凡神仙之說皆在所麾也而贈石唐山人詩乃云我昔曾爲雒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四字丹

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
今應待我來何耶蔡約之云公自亳社日有許昌齡
者得神僊之術來游太清宮公邀至州舍與語豁然
有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公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
明了前境猶庶幾焉所謂石唐山人詩乃公臨終寄
許之作也

余曾祖通議楊寘榜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
江陰軍青暘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參佛日契嵩遂
悟真諦嘗與嵩詩云山禽啼晚四時別林藪戰秋千

里空又云我悟儻來空世界師知休去妄形骸又與
智能上人詩云色空了了空還執體相如如相卽非
則知所得深矣又讀道藏一過故見于篇詠者多真
仙語如仙莖屢隕三危露真館常開四照花鵲炷燒
烟飛玉洞琅池秋水接星槎又云鍊成真氣發雙華
還向囊中祕玉霞呪水夜潭龍怖斂弄雲秋嶺鶴看
家皆佳句也有注證道歌方外言銓行于世上湖集
二十卷弋陽酬唱三卷隱居唱和十卷藏于家

王勃示知己詩云客書同十奏臣劍已三奔則不爲無

意于功名者夢游仙詩云乘月披金枝連星解瓊珮
則不爲無意于神仙者是以登葛嶺山而思武侯之
功宿仙居觀而思霓衣之侶也又觀述懷擬古詩云
僕生二十祀有志十數年下策圖富貴上策懷神仙
而二志竟不遂可勝嘆哉

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長生不倦亦
可謂癡絕矣李頎王母歌云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
須臾王母見手指元梨使帝食可以長生臨寓縣又
云若得鍊魄去三尸後常見我天皇所觀武帝所爲

是能鍊魄去三尸者乎善哉東坡之論也安期與羨
門乘龍安在哉茂林秋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
期楚些招歸來言武帝非得仙之姿也又有安期生
詩云嘗于重瞳子不見龍準翁茂林秋風客望祖猶
蟻螽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夫安期尙不見高祖
而肯見武帝乎其薄武帝甚矣吳鈞覽古詩云嘗稽
眞仙道潛淑祕嶽煩秦皇及漢武爲得遊其藩旣欲
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與久遠物莫能兩存矧乃
恣所欲荒淫伐靈根安期及蓬萊王母還崑崙此詩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文讀
殆與東坡之旨合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修靜等十八人爲社客獨
陶淵明不肯入社視眾人固已高矣無爲子楊次公
又從而笑之其作廬山五笑于陶有曰我笑陶彭澤
聞鐘暗皺眉籃輿息回去已是出山遲視陶彭澤又
高一著矣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寘之大藏所以傳佛心
卯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閒何所不有而
寘大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且自
著集序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鴻寶集莫離小乘
經所謂盜憎主人者耶又觀題文集云云身是鄧伯
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畱與外孫傳于身後名
亦太孜孜矣

自左元放蟬蛻之後金丹九轉之妙不聞葛元之弟子
鄭隱得其訣元之從孫諱洪乃加赤祖肘伏之禮而
師之于是密訣再傳按九域志葛洪鍊丹之處在天
下者十有三湖州烏程縣葛山者其一也山之上丹
竈尙存人傳風雨之夕有大毬吞吐巖谷閒其徒以

爲丹光亦異矣山之麓有普照觀主者浩然頗有道業余嘗贈之四絕句云餐霞吸漉炯方瞳時著青裙拜木公玉女投壺天爲笑卻來繡嶺伴仙翁丹成誰羨伯陽山白犬騰空恐浪傳未似真師得丹訣火毬吞吐葛山前靈桃入手亦艱勤正一門中近策勲未說題昇王長在鵠鳴衣鉢已輸君舊得陰符虎口巖素書添軸玉函緘君方濡筆書靈篆已有飛來青鳥銜山之下號菁村蓋仙翁手蒔黃精取以壽其鄰里者故以名云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鉢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閒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于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遊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鷺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曾公袞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霅水直通方

廣古靈源月沈濁水圓明在蓮出汙泥實性存隱現
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多
今藏慈感寺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中
之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爲洛陽令與之詩云火
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
丁丁咏門疑啄木有僧來訪呼使前伏屏插腦高煩
顙者也參無名大師爲華嚴疏主談經潤文者會稽
之澄觀也故裴休爲其塔銘云元和五年授僧統印

歷九宗聖世爲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者也傳燈錄
有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
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
造起詣豈若前一澄觀市金植福算沙窮海者之比
哉又有曹溪別出第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夫既有
華嚴二字又有無名禪師法嗣之言似卽會稽之澄
觀然讀之無機緣語句可錄則又非也

白日昇天之說上古無有也老子爲道家之祖未嘗言
飛昇後之學道者稍知清虛寡欲則好事者必以白

學海類編
日上昇歸之見于仙記者抑何多耶如淮南王安漢史以爲自殺而神仙傳以爲白日昇天有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之語其妄乃爾韓退之集載謝自然詩曰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烟人多以爲上昇而不知自然爲魅所著也故其末云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鮑溶寄陽鍊師詩云道士夜誦藥珠經白鶴下遶香煙聽夜移經盡人上鶴仙風吹入秋冥冥雖一時褒揚鍊師之言然亦豈儒者所當道哉曾南豐稱溶詩清約謹嚴違理者少觀此詩于理似未醇

唐張鍊師不知何人觀唐人贈其詩若有譏誚錢起云仙侶披雲集霞杯達曉傾同歡不可再朝夕亦龍迎劉禹錫云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臺上著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其華山女之流乎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水救十千魚生初利天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見于記傳有放蟻得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機生無緣之慈下士冀有因之果皆流水長者子之慈意也余居泛金溪上暇日率同志拏小舟載魚鼈蝦蟹命五比

邱誦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
閒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者余輒爲書云漁師竟
日漁水族作斤賣小損使鬼兄滿載獲鱗介鯤鯨未
易羅所得亦殊態青蛙盡公私朱鮪兼小大霜鱸尙
貫鉤土負或粘塊輪困積文螺郭索定蒼蟹溼沫相
响濡自分煮薑芥豈知惻隱人規作江湖貸因呼小
青翰收畱舞澎湃跌坐迅黑衣號佛指清瀨經飛流
水篇梵起魚山唄傾盆帶寒藻圍闌看于邁驚疑或
依蒲喜躍或生喝快若鷹辟鞞歡如囚破械定非校
人池恐是餘不派願汝籍佛力永脫鉤網債口腹聊
爾耳香餌莫遽愛

韻語陽秋卷第十二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三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杜甫詩云萬古仇池入潛通小有天則仇池者必真仙
所舍之地東坡在潁州夢至一官府顧視堂上榜曰
仇池自後作詩往往自稱仇池如記取和詩三益友
他年弭節過仇池按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
秦州接壤故老杜秦州雜詩嘗曰藏書聞禹穴讀記
憶仇池送韋十六赴同谷郡嘗曰受詞太白脚走馬
仇池頭是以歐陽仲醇父語人曰嘗夢上帝命我爲

學海類編
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醇父亡故東坡有詩云
苑爲長白主名字書絳闕松漠紀聞云長白山在冷
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或穢其閒
則致蛇虺之害則知福地何處無之白樂天蓬萊山
王平甫之靈芝宮歐永叔之神清洞皆有詩章以紀
其異其亦仇池長白之類歟

王仲致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
世如桃源而老杜仇池詩乃謂近接西南境長懷十
九泉何耶

史記蒙恬傳云秦并天下使恬將三十萬眾北逐夷狄
築長城延袤萬餘里酈道元水經注亦云蒙恬築長
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東暨遼海西竝陰山凡萬餘
里而魏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乃云長城何速速連
連三千里王翰古長城吟云富國強兵二十年斂怨
興徭九千里何耶

汝人多苦癭故歐陽汝癭詩云偃婦垂瓮盎嬌嬰包卵
殼無由辨有頸有類龜縮殼梅聖俞詩云或如鷄睛
滿或若蟻噉竝女慙高掩襟男衣闊裁領東坡量移

汝州詩云闊領先裁蓋瘦衣又云汝陽甕盎吾何恥
魯直汝州葉縣詩亦云瘦民見我亦悠悠余嘗侍先
人知汝州見州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
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
之則成瘦夾錫錢所以制沙土也固思無錫惠山泉
清甘甲于二浙者以有錫也則老兵之言不妄矣

曹操入荊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曹公遇于赤
壁曹公軍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大敗蓋謂鄂州蒲
圻縣赤壁也黃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

坡嘗作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非孟德之困于周
郎者乎蓋亦疑之矣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三國周
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黃州
日聞賊起旁郡有詩云齊安成畔山危立赤壁磯頭
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蘆洲遂直以
齊安赤壁爲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東坡之語耶
俗言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言揚州天下之樂國如

韋應物詩云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岩嶢巖城動寒角
曉騎踏霜橋杜牧云秋風放螢苑春草鬪雞臺二十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等句猶未足以盡揚州之美至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則是戀嫪此境生死以之者也隋煬帝不顧天下之重千乘萬騎錦纜牙檣來遊此都竟藏骨于雷塘之下其所謂禪智山光好墓田者耶

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爲多如謝靈運云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滯薄鄮谷云潮來無別浦水落見他山張祜云青壁遠光凌鳥峻碧湖深影鑑人寒

錢起云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木色入秋窗之類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詞人客子于解鞶繫纜頃刻所見爾城中之景唯白樂天所賦最多所謂潮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大屋簷多裝鴈齒小航船亦畫龍頭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至今尙有可考

荆州者上流之重鎮詩人賦詠多矣韓退之云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言氣候之不正劉夢得云渚宮楊柳暗麥城朝雉飛言城郭之荒涼張說云旃裘笑地

學海類編 卷之四
盡髻薦楚言多言蠻夷之與鄰張九齡云枕席夷三
峽關梁豁五湖言道路之四達若其邑屋之繁富山
川之秀美則罕有言之者蓋自秦并楚之後宮室盡
爲禾黍未易興復而况秦楚之後代代爲百戰爭奪
之場耶故東坡渚宮詩備言楚王宮室之盛而繼之
以秦兵西來取鍾虞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
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唯有深竹
藏狐狸之句

澆水軍有真君泉在軍治園中東坡嘗題字于石欄又
作長短句所謂勸客塵埃何處洗真君堂下寒泉水
是也又有監家井亦佳絕二水清甘無比嘗以惠山
泉比試而惠泉翻不及余隨侍文康公僑寄此軍二
年每日烹茶更用二水遂擯惠泉不用信知陸鴻漸
茶經張又新水記皆虛語耳山谷省中烹茶詩云閣
門井不落弟二竟陵谷簾定誤書亦謂此也歐公再
至汝陰詩云水味甘于大明井則知天下甘泉不爲
陸張所錄者何可勝數哉

白樂天九江春望詩云鑪烟豈異終南色盆草甯殊渭

北春蓋不忘蔡渡舊居也老杜偶題云故山逐白閣
秋水憶黃阪蓋不忘秦中舊居也東坡橫翠閣詩云
已見西湖懷濯錦更看橫翠憶峩眉殆亦此意

蘇東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歸蜀懷歸之心屢見于篇
詠東坡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
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送程六表弟
詩云憑君寄謝江東叟念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沂蜀
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子由汝南遷居詩云病暑
暑已退思歸未成歸初得南園云千里故園魂夢裏

百年生事寂寥中及子由穎濱買宅東坡和其詩云
劍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歸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
笑築室種柳何時還則二蘇未嘗一日不懷歸也嘉
祐丙申歲老蘇在京師乃有厭蜀之意嘗有意嵩山
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而居故爲詩曰岷山之陽
土如腴江水清清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眾我獨厭
倦思移居是時卿人陳景回自蜀居蔡故以是詩告
之則是二蘇欲歸蜀而老蘇欲出蜀也厥後老蘇葬
于蜀而治命指其墓傍庚壬地爲二子之藏而二子

終不得歸焉信知人事不可期也歐陽永叔居官之日多然志未嘗一日不在潁也下直詩云終當自架柴車去獨結茆廬潁水西齋宮偶書云誰爲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呈回行三公云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秋懷詩云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送職方云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書懷云潁水多年已結廬白首歸來一鹿車表海亭云潁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青州書事云君思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謝石拔蘄簞詩云終當

卷簞攜桃去築室買田清潁尾清明日詩云有田清潁閒尚可事染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送祖擇之云待君今日我何爲手把鋤犁汝陰叟歸田樂云我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觀其思歸之言重復如是豈懷祿固位者哉老杜云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此永叔志也

晉孝武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故今人皆以佛寺爲精舍殊不知精舍者乃儒者教授生徒之處後漢包咸檀敷劉淑傳皆有立精舍教授生徒

學海類編 卷十三
之文謝靈運石壁精舍詩曰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
扉皆靈運所居之境非佛寺也故李善注云精舍者
今讀書齋是也葉少蘊所居號石林精舍蓋用此義
白樂天所至處必築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
草堂之居在長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之居
皆有詩以紀勝故其自謂云余自幼迨老若白屋若
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
山環斗水爲池所謂君子之居一日必葺者耶
梅聖俞寄題歐公醉翁亭詩云日暮使君歸野老紛紛

至但畱山鳥啼與伴松閒吹借問結廬何使君游息
地借問醉者何使君閒適意借問鐫者何使君自爲
記全體歐公醉翁亭記而作余謂滁之山水得歐文
而愈光歐公之文得梅擬而愈重

晉謝安居金陵之冶城洎廢李太白嘗營園其上賦詩
云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梧桐識佳木蕙草畱芳
根後爲王荆公之居公爲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
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
至于叙其所居草木則又有詩云千枚孫嶧陽萬本

母淇澳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菽跳鱗出重錦舞羽
墮輓玉此等句益可以想像其林巒之盛今復爲瓦
礫之場矣可勝嘆哉

韓文公宦游四方險阻難艱莫甚于登華山泛洞庭之
時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咎華山窮絕陴倚巖眺海
浪引袖拂天星磴蘚達拳局梯颯颯伶俜贈張十一
詩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
相投鷄犬斷四聽糧絕誰與謀觀此尙可寒心也

韋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
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贈李儋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
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二詩意頗相類然應
物未曉所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者

皇祐三年荆公倅舒與道人文銳弟安國遊石牛洞翫
李習之題字聽泉而歸故有詩曰水泠泠而化出山
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而空歸元豐閒
魯直嘗至其處亦題詩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
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蓋効其作也晁
無咎續楚詞載荆公詞以謂二十四言具六藝羣言

之遺味故與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未曉其說也

烟霞泉石隱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鮮矣謝靈運爲永嘉謝元暉爲宣城境中佳處雙旌五馬游歷殆徧詩章吟詠甚多然終不若隱遁者繫杖芒鞋之爲適也元暉敬亭山詩云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板橋詩云旣歡懷祿情復叶滄洲趣自謂兩得之者其後又有鼓吹登山之曲且松下喝道李商隱猶謂之殺風景而况于鼓吹乎韋應物歐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琅琊山則曰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

則不然遊石子澗詩云麇麇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將車騎來又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畱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閒遊山當如是也

虞巡之事遠矣後世莫能知其詩也若周穆王者勞民費財從事于八荒之遠豈人君之美事乎顏延年應詔觀潮詩乃云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賢侍遊曲阿詩又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是開人君遊豫流亡之心非所謂告以善道者也

學海類編
扈從明皇南出雀鼠谷張說作詩和章甚眾皆不若王
邱之作爲工如花綉前茅仗霜嚴後殿戈戍雲開晉
嶺江鴈入汾河北七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之句未有
及之者唐朝推燕許而王邱不以詩名觀燕許之作
慙于邱多矣至王光庭言寒隨汾谷盡春逐晉郊來
而趙冬曦復云寒依汾谷去春入晉郊來更相剽竊
如此又不足論也

徐凝瀑布詩云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或
謂樂天有賽不得之語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
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銀河落九天故
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詩以余觀
之銀河一派猶涉比類未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
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爲可喜也

張又新品天下甘泉以常州惠山泉爲第二東坡謂閒
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是也荆門軍亦有
惠泉李德裕有詩題于泉上云茲泉由大潔終不蓄
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祇自貧至今碑版存焉小說
載德裕在中書置水遞以取惠山泉一僧指昊天觀

學海類編
井謂與惠山水脈相通辨之味同遂停水遞其好水
殆成癖矣荆門惠泉本名蒙泉沈傳師有蒙泉聊息
駕可以況君心之句而德裕乃直名曰惠泉豈非思
惠山泉不可得求其似者而強名之歟然德裕嘗令
所親取楊子江中冷水其人醉忘反汲石城水以給
之德裕能辨其非是審爾其可以蒙泉爲惠泉而自
欺乎

元次山結屋浯溪之上有三吾焉因水而吾之則曰浯
溪因屋而吾之則曰唐亭因石而吾之則曰嵒臺蓋

取我所獨有之義故自爲銘曰命之曰吾莅吾獨有
噫次山何其不達之甚耶且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
形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性命非我有是天地之
委順孫子非我有是天地之委蛻而次山乃區區然
認山州叢薄之微惑其靈臺認爲我有抑可哀也已
莊子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次
山儻知此乎司馬溫公有園名獨樂嘗爲記云叟之
所樂者寂寞固陋皆眾所鄙笑雖推以予人人且不
取安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

學海類編 卷十三 文三
豈能專我故東坡爲賦詩云雖云與眾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惟溫公獨有之道蘊于曾中故東坡獨樂之章形于筆下與次山所見殆霄壤矣

空同山汝州岷州俱有之老杜送高適書記赴武威詩云空同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又以詩寄之云主將收才子空同足凱歌皆謂岷州之空同也杜乃用之于武威之詩何哉蓋武威唐爲涼州都督府于岷州俱隸隴右道則送適詩雖及之無傷也莊子載黃帝見

廣成子于空同之上史記亦載黃帝西至于空同成元英疏莊子謂在京西北界則是以爲汝州之空同韋昭注史記乃謂在隴右則是以爲岷州之空同將孰信耶余謂莊生述黃帝問道又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其地皆與汝州接則是汝州空同無疑矣余常至汝登茲山而訪遺迹有所謂廣成澤者有所謂廣成城者有所謂廣成廟者宣和閒太守林時敷嘗以是奏請建道觀詔從之其考之詳矣寰宇記又載涇州保定縣有笄頭山一名空同山亦以爲黃帝問

學海類編
道之地益無的據而盧正援爾雅之說謂北戴斗極
爲空同其地遠華夏之君所不到此又荒忽怪誕之
言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三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四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
書其變體出于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漢王諱書其

變體出于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過平原元

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

藝至于此亦難矣東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

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未甚高也襄陽

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于筆挽

萬鈞沈著痛快處遜法豈能盡耶

東坡詩云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甘苦誰與美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饑水如此等句似非知元章書者晚年尺牘中語乃不然所謂嶺海入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又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所謂畫地爲餅未必似者其知元章不盡者歟

王摩詰自謂宿世謬詞客前身真畫師故竇蒙所著畫拾遺稱之云詩合國風公幹之能畫關山水子華之

聖加以心融物外道契元微則其用筆清潤秀整豈他人之可竝哉余在毗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絹素敗爛丹青已渝維題其上云維常見孟公吟日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吟日挂席數千里名山多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余因美其風調至所舍圖于素軸又有太子文學陸羽鴻漸序云昔周王得駿馬山谷七人獻神馬八匹葉公好假龍庭下見真龍一頭顏太師好異典郭山人閱贈金匱大李洪曹好古篆 居士贈玉筍字此四者得非

學海類編 卷十四 文部
氣合不召而至焉中園生舊任杞王府戶曹任廣州
司馬金陵崔中字子向家有古今圖畫一百餘軸其
石上蕃僧巖中二隱西方無量壽佛天下第一余有
王右丞畫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并其記此亦謂之
一絕故贈焉以裨中園生畫府之闕唐正元年正月
二十有一日誌之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癸未歲余
爲尙書郎在京師客有好事者浚儀橋逆旅見王右
丞襄陽圖尋訪之已爲人取去他日有吳僧楚南挈
圖而至問其所來卽浚儀橋之本也雖縑軸塵古尙

可窺覽觀右丞筆迹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頽而長峭
而瘦衣白袍紗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筴
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復觀陸文學題記辭
翰奇絕金匱之前史遺事中園生彼何人斯按孟君
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一遊長安右丞傾蓋延
譽或云右丞見其勝己不能薦于天子因坎壈而終
故襄陽別右丞詩云當路甯相似知音事所希乃其
事也予頃在金城亦曾見一圖蓋傳寫之本所題詩
後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之句今真本卽無故

事存焉以遺來者孟冬十有一日南譙張洎題潤夫
謂此畫是維親筆無疑余謂曰此俗工搨本也張洎
謂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
尔徐觀其題識三篇字皆一體魯魚之誤尤多信非
維筆潤夫然之因以題識書于此 韓幹畫馬妙絕
一時杜子美嘗贊之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麟驪老
大腰裏清新此畫與贊舊藏李後主家其後李伯時
得之則馬四足已敗爛伯時題之云此馬雖無追風
奔電之足然甚有生氣因自作四足以補之遂爲伯

時家畫譜中第一一日出以示王公明之祖祖甚愛
之時祖有商鼎亦甚珍惜王曰如能以韓畫相易不
敢靳也于是贈商鼎而得其畫今見藏公明家余壻
沈子直嘗見極愛之爲余言此余因作六言四句云
測足俄然尊足蹶蹄那害全蹄還解追風奔電不妨
一躍檀溪後見張文潛集有蕭朝散韓幹馬圖亡後
足詩殆與此相類豈幹之畫馬尤妙于足天工勅六
丁雷電下取將耶

張長史以醉故草書入神老杜所謂楊公拂篋笥舒卷

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是也許道甯以醉
故畫入神山谷所謂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硯摩
松烟醉拈枯筆墨淋浪勢若崩山不停手是也大抵
書畫貴胷中無滯小有拘則所謂神氣者逝矣鍾王
顧陸不假之酒而能神者上機之士也如張許輩非
酒安能神哉

祕省古今名畫殆充棟宇余在省歲久與同舍郎日取
數軸評翫殆有啗肉之味如所用絹素凡涉名筆必
密緻緊厚蓋慮其易敗也老杜戲韋偃爲雙松歌云

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請君放筆爲直
幹則偃筆之妙非好東絹不與也米元章畫史云古
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槌如銀版
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粗便謂
不唐非也余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尤易
渝也

魯直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又嘗云遺
教經或云羲之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然清新
方重度超蕭子雲數等則是小字中樂毅論爲冠絕

學海類編 五 文
也米氏書畫史云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
珍之內書誤兩字以雌黃塗定世無此本余于杭州
天竺僧處得一本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
也
唐明皇使韓幹師陳閔畫馬及畫成明皇怪不與閔同
幹奏曰臣之師卽陛下內廄馬也上異之其後盡入
神品按老杜丹青引贈曹霸云弟子韓幹早入室亦
能畫馬窮殊相則幹之師乃曹霸爾孰謂師內廄馬
便能盡毫端之妙乎

世傳職貢圖乃閔立本所畫東坡作詩亦云本筆所謂
音容猙獍股奇龐橫絕隴海逾濤瀧吟禽瑰產爭牽
杜名王解辨卻蓋幢者也按朱景元畫錄謂職貢圖
乃其弟立德所作立本所畫諸國王粉本爾

薛稷不特以書名而畫亦居神品老杜所謂我遊梓州
東遺迹涪江邊盡藏青蓮界書入金牒懸是也杜又
有薛少保畫鶴一篇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出真
是也余謂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
僧繇點曳斫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

筆法于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薛稷書法鴈
行褚河南而丹青之妙乃復如詩當是書法三昧中
流出也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
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此老杜贈曹將軍詩也
張彥遠畫記乃云曹霸仕至太府寺丞杜甫嘗贈之
歌明皇御殿有馬名玉花驄紹金圖之誤矣又南齊
謝赫作古畫品錄云曹勿興之迹殆莫復傳惟祕閣
之內一龍而已而裴孝源公私錄畫乃有曹弗興畫
二卷謂九州名山圖秦皇東遊圖如此將孰信耶

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畫梅詠物無隱情
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
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或謂
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牛作馬也
但以氣韻爲主爾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
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陳去非作墨梅詩
云舍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顏
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後之鑑畫者如得九方皋相
馬法則善矣

學海類編
卷之
自古畫維摩詰者多矣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皆筆法
奇古然不若顧長康之神妙故老杜送許八歸江甯
詩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言長康畫維摩畫在
焉故也維摩詰號金粟如來虎頭者長康小字也而
釋者乃謂虎頭爲維摩相金粟者釋有金粟豈不誤
哉江甯瓦棺寺建康府城之西南今戒壇寺卽遺基
也按京師寺記云興甯中瓦棺寺初置士大夫捐金
帛未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貧遂鳴刹注百萬人皆疑
之已而于北殿畫維摩像一軀與戴安道所爲文殊

對峙佛光照耀觀者如堵遂得錢百萬則虎頭筆蹟
爲當時所宗重可知矣洊更兵火壁旣不存而畫亦
不可得見近歲京口都聖與來爲建康總領首詢維
摩不存之因寺僧莫能答因語之曰某守南雄嘗有
人示石碣云唐會昌中杜牧嘗寄瓦棺維摩摹本于
陳穎張彥遠刻于郡齋其因求陳穎之本又刻于南
雄尙有墨本在篋笥當以付子宜刻之戒壇庶幾舊
物復歸而觀者皆知顧筆神妙果如此亦可以爲戒
壇之異事僧乃刻之

顏平原書妙天下迹其所自雖授法于其舅商仲容然究其妙處得于張顛爲多余家藏舊數碑皆用筆清勁而剛方之氣如其爲人真山谷所謂筆法錐沙屋漏心期曉日秋霜者耶

漢張芝嘗自品其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故世之言惡札者必曰羅趙東坡贈孫莘老詩云龔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銜書言羅趙者譏莘老書不工也羅謂羅暉趙謂趙襲按張彥遠法書要錄云龔與暉竝以能草見重關西矜巧自銜眾頗惑之

則謂之惡札亦冤矣

竇泉作述書賦于前而竇永作述書賦于後凡能書之士殆無遺矣永稱其兄泉書云包雜體冠嶽賢手運目擊瞬息彌年而泉亦稱永云翰墨師張王文章凌班馬詞藻雄贍草隸精深後永亡泉有詩云季江畱被在子敬與琴亡其傷之深矣若二人者游藝絕倫友誼尤篤真難兄難弟哉米芾書畫史載晉庾翼真跡在張齊賢孫直清家古黃麻紙全幅上有竇泉審定印則知泉精鑑博識舊矣

韓退之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遂從歸登學科斗書則知留意字學者當以識字爲本也顏魯公書蹟冠當代有干祿字書行于世者畏學書者不識字爾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豈非貶之之辭耶又按擇木以八分受知于明皇固嘗與蔡有鄰顧文學竝直供侍故老杜有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祕之語而謂之不識字可乎以是二說校之則阿買非擇木明矣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本自臨榻臨竟併與臨本真本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入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二王書跋尾則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旨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亦有戲贈云滄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余謂人之嗜好耽著乃至于此元章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歎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卞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此詩亦可以警膏肓于書畫者

左傳云周成王蒐于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
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于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
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
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記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
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鴈方邵
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據乎歐永叔云前
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
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梅聖俞亦有詩
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兵人偶見安

碓牀以鼓作臼剗中央心喜遺篆猶在旁以曰易曰
庸何傷神物會各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異哉

東坡評張顛懷素草書云張顛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
稱書工有如市倡抹青紅卑之甚矣至評六觀老人
草書則云心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蒼鼠
奮髯飲松腴剗溪玉腋開雪膚夏雲天飛萬人呼草
作羞癡楊氏姝則知坡之所喜者貴于自然雕鐫而
成者非所貴也然張顛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
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神俊僧懷素自言吾

觀夏雲多奇峰輒師之謂夏雲因風變化無常勢草書亦當爾則二人筆法固亦出于自然而坡去取之異如此何耶李頎贈顛詩云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則知顛又精于隸書錢起贈素詩曰妙畫伯英書能翻梵王字則知素又精于梵字范舍人亦能梵字故王維贈詩云梵詞共許勝楊馬梵字何人辨魯魚言世人識梵字者少也

韓擇木作八分書師蔡邕法風流閒媚號伯喈中興蔡有鄰亦善八分其始拙弱至天寶遂精故杜子美贈

李潮八分歌云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入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又有送顧八分適洪吉州詩亦引二人者以比顧所謂昔在開元中韓蔡負聶屨三人竝入直恩澤各不二是也明皇八分師擇木嘗于彩牋上書以賜張說

僧惠崇善爲寒汀烟潛蕭灑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小景畫家多喜之故魯直詩云惠崇筆下開江面萬里晴波向落暉梅影橫斜人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煖鴨先知萋萋滿地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舒王詩云畫史紛紛何足
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沙平水闊西江浦鳧雁靜立將
儔侶皆謂其工小景也

王荆公題燕侍郎山水詩有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
筆終不與之句故燕畫之在世者甚鮮學士院亦有
燕侍郎畫圖荆公有一絕云六幅生綃四五峰暮雲
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千里遙望鍾山與此同張
天覺有詩跋其後云相君開卷憶江東髣髴鍾山與
此同今日還爲一居士翛然身在畫圖中

余時隨 先文康公至汝州嘗至龍興寺觀吳道子畫

兩壁一壁作維摩示寂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壁作
太子遊四門釋迦降魔成道筆法奇絕壁用黃沙搗
泥爲之其堅如鐵然土人不知愛重宣和閒 先公
到官始命修整置關鎖納匙于郡治後劉元忠傳得
東坡寄子由詩方知子由曾施百縑所謂似聞遺墨
畱汝海古壁蝸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
雲捲秋霽是也坡集載鳳翔普門開元吳畫詩所謂
亭亭雙林閒彩暈扶桑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

學海類編 卷一
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寵
當是時釋迦涅槃相爾恨不得一見之

韻語陽秋卷第十四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五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霓裳羽衣舞始于開元盛于天寶今寂不傳矣白樂天
作歌答元微之云蘇州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
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想其千姿萬
狀綴兆音聲具載于長歌按歌而譜可傳也今元集
不載此惜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耳虹裳霞帔步搖
冠細纓纍纍珮珊珊者言所飾之服也又曰散序六
奏未動衣中序擘騷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徧喚鶴

曲終長引聲言所奏之曲也而唐會要謂破陣樂赤白桃李花望瀛霓裳羽衣總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徧散序無拍曲終亦長引聲若樂奏望瀛亦可髣髴其遺意也又曰君言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然所用之人未詳其數若曰玉鈎欄下香桮前按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若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則又疑用一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真舞故長恨歌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則當以一人爲正鄭嵎津陽

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府楊敬述進娑羅門曲聲調脗合按之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之曲沈存中云霓裳曲用葉法善月中所聞爲散序以楊敬述所進爲其腔未知所據也又謂霓裳乃道調法曲若以爲道調則誤矣樂天高陽觀夜奏霓裳云開元遺曲自淒涼况近秋天調是商則霓裳用商調非道調明矣厥後文人往往指霓裳爲亡國之音故杜牧詩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而龜年恩寵尤盛自祿山之亂散亡無幾老杜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常見蘇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白樂天云白頭病叟泣而言祿山未亂入梨園歡娛未足燕寇至萬人死盡一身存又有梨園弟子詩云白頭垂淚語梨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事滿山紅葉鎖宮門讀之可爲悽愴

書生作文務強此弱彼謂之尊題至于品藻高下亦略存公論可也白樂天在江州聞商婦琵琶則曰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啗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在巴峽聞琵琶云絃清撥利語錚錚背卻殘燈就月明賴是無心惆悵事不然爭奈子絃聲至其後作霓裳羽衣歌乃曰湓城但聽山魘語巴峽惟聞杜鵑哭乍賢乍佞何至如此之甚乎韓退之美石鼓之篆至有羲之俗書逞姿媚之語亦強此弱彼之過也

許渾韶州夜讌詩云鸚鵡未知狂客舞鷓鴣先聽美人
歌聽歌鷓鴣詞云南國多情多豔詞鷓鴣清怨遶梁
飛又有聽吹鷓鴣一絕知其爲當時新聲而未知其
所以及觀李白詩云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
動窗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唱翠眉低之
句而繼之以相呼相應湘江闊則知鷓鴣曲效鷓鴣
之聲故能使鳥相呼矣

劉夢得竹枝九篇其一云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
蜀江清其一云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

其一云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曾摧又言昭
君坊灩西春之類皆夔州事乃夢得爲夔州刺史時
所作而史稱夢得爲武陵司馬作竹枝詞誤矣郭茂
倩樂府詩集言唐正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
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辭九章則茂倩亦以爲武
陵所作當是從史所書也

王維因鼓鬱輪袍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畫思入神山
水平遠雲勢石色繪者以爲天機所到而集中無畫
詩豈非藝成而下不欲言耶抑以樂而娛貴主以畫

而恥以畫師自名不欲言耶

張衡作南都賦云怨西荆之折盤李善云卽楚舞也折盤舞貌余謂盤有兩義亦有盤舞也張衡七盤舞賦云歷七盤而縱攝鮑昭詩云七盤起長袖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宋書樂志曰盤舞漢曲也漢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言接杯盤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凡此者皆謂用盤而舞非盤旋之義

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翻翻鶴翎散則白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裙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耶柘枝舞起于南蠻諸國而成于李唐傳于今者尙其遺制也章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鈿羅裙聳細腰言當招之以鼓張承福云白雪慢回拋舊態黃鸞嬌轉唱新詞言當雜之以歌今制亦爾而鄭在德詩云二敲畫鼓聲催急一朶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

者又二人按樂苑用一女童帽施金鈴鈴轉有聲其來也于二蓮花中藏花拆而後見當以二人爲正今或用五人與古小異矣

鳳將雛曲吳兢樂府題要云漢世樂曲名也而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無此詞獨通典載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及言鳳將雛張正見置酒高殿上云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挑云鳳兮歸故鄉四海求其鳳之義則此曲其來久矣按晉書樂志吳聲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此三曲自漢至梁有

歌今不傳矣故東坡寄劉孝叔詩云平生學問止流俗眾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言古有名而今無譜也岑參蓋將軍歌云美人一雙閒且都朱唇翠眉映明曠清歌一曲世所無今日喜聞鳳將雛非謂歌鳳將雛也但取世所無之義爾

文選載石季倫昭君辭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昭君亦然則馬上彈琵琶非昭君自彈也故孟浩然涼州詞云故地迢迢三萬里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文言
那堪馬上送明君而東坡古纏頭曲乃云翠鬟女子
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梅聖俞明妃曲亦云月下
琵琶旋製聲手彈心苦誰知得則皆以爲昭君自彈
琵琶豈別有所據耶

歐永叔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云嬌兒兩幅青布裙三
脚木牀坐調曲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飢頭項縮
梅聖俞和篇亦云不肯那錢買珠翠任從堆插階前
菊功曹時借乃許出他日求官龜殼縮亦可以想見
風采矣永叔倒殘壺酒于箱篋閒得枯魚強飲疾醉

之時亦有小婢鳴絃佐酒所謂小婢立我前赤脚兩
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艣嘔啞議者謂亦與楊家嬌
兒不遠余謂永叔作此詩時已爲內相觀其所作長
短句皆富豔語不應當此以汙尊俎永叔特自謙之
辭爾梅聖俞嘗和其詩云公家八九姝鬢髮如盤鷁
朱脣白玉膚參年始破瓜則永叔所言赤脚者非誠
語無疑矣

唐明皇酷好羯鼓汝陽王璿精于其事明皇喜之屢自
賞賚東坡所謂汝陽真夫人破帽插紅槿纏頭三百

學海類編 卷之七 文言
萬不買一笑哂是也杜甫嘗以詩二十韻贈之有云
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
則當時恩寵之盛可知矣甫常有詩稱之曰筆飛鸞
聳立章罷鳳騫騰美其書翰之妙也又稱之曰箭上
飛鞞內上又回翠麟美其射御之精也則其可喜處
豈特羯鼓而已哉

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
阮亦謂阮咸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爲名而咸傳乃
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

促絃聒醉驚客起圓璧庚庚有橫理閉門三月傳國
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爲仲容所作豈咸用琵琶
餘製而作阮耶又有所謂五絃者唐書樂志云如
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
甚後人習爲撈琵琶則五絃之製亦出于琵琶也樂
天有五絃彈詩云趙璧知君入骨愛五絃一一爲君
調又云唯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間無此聲想其撈
彈之妙冠古絕今人未易企及也嘗觀國史補云人
問璧彈五絃之術璧曰吾之于五絃也始則神遇之

終則天隨之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其莊周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乎韋應物云古刀幽磬初相觸千珠貫斷落寒玉張祜云小小月輪中斜抽半袖紅元稹云促節頻催漸繁撥珠幢斗絕金鈴掉亦可見五絃聲韻製作之髣髴矣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豈若後世務爲哇淫綺靡之音哉楊惲云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韓愈曰已令儒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杜甫云何時醉賞金錢會爛醉佳人錦瑟旁是

皆作于婦人之手而用于酒酣之時已非朱弦疏越之意矣錢起爲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鮑溶云絲減悲不減器新聲更古一絃有餘哀何況二十五二公之詠于一唱三嘆之旨幾矣善哉白樂天之論也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絃疏越清廟歌一彈一曲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絃人不撫自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知五

彈絲之法妙在左手脫右優而左劣亦何足論乎嘗觀

琴瑟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
琵琶又有裴興奴長于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有
左手蓋攏撚在左手也綱劣于左手則琵琶之妙處
逝矣白樂天有聽彈琵琶示重蓮詩云誰能截此曹
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惜乎樂天未知截興妙手之
妙也

自周陳以上鄭聲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工部雅
樂八十四調而俗樂止于二十八琵琶非古雅樂也
而元微之詩乃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

出何耶按賀懷智琵琶譜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內黃
鐘太簇林鍾宮聲彈不出則微之之言信矣然琵琶
用于今者止于二十八調豈唐琵琶曲聲與今不同
耶沈存中云懷智琵琶譜格調與今樂全不同今之
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樂法度觀此則存中
亦有疑于其閒殊不知今之琵琶皆用俗樂調也

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倖臣合製歌辭極于輕
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詩云煙籠寒水月
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

學海類編
後庭花阿濫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爲曲左右皆能傳唱故張祜詩云紅葉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二君驕淫侈靡耽嗜歌曲以至於亡亂世代雖異聲音猶存故詩人懷古皆有猶唱猶吹之句嗚呼聲音之入人深矣

白樂天云河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得免白樂天爲詩曰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調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張祜

張祜集載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密侍左右上目之曰若當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復曰妾嘗藝歌願歌一曲上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則是河滿子真能斷人腸者祜爲詩云偶因歌態詠嬌頻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又有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之詠一稱十一春一稱二十年未知孰是也杜牧之有酬祜長句其末句云可憐故國三

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言祐詩名如此而惜其未遇也元微之嘗于張湖南座爲唐有熊作河滿子歌云梨園弟子奏明皇一唱承恩羈網緩使將河滿爲曲名鄧譜親題 纂魚家入內本領絕葉氏有年聲氣短又叙製曲之因與樂天之說同

韻語陽秋卷第十五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六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磬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遜事又意卻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

有梅一株遜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白樂天詩多說別花如紫薇花詩云除卻微之見應愛
世閒少有別花人薔薇花詩云移他到此須爲主不
別花人莫使看今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謂別花
人未之見也鮑溶作仙檀花詩寄袁德師侍御有欲
求御史更分別之句豈謂是耶

白樂天作中書舍人入直西省對紫薇花而有詠曰絲
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
紫薇花對紫薇郎後又云紫薇花對紫薇翁名曰雖

同則此花之珍豔可知矣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
之不耐癢花自五月開至九月尙爛漫俗又謂之百
日紅唐人賦詠未有及此二事者本朝梅聖俞時注
意此花一詩贈韓子華則曰薄膚痒不勝輕爪嫩幹
生宜近禁廬一詩贈王景彝則曰薄薄嫩膚搔鳥爪
離離碎葉翦城霞然皆著不耐癢事而未有及百日
紅者胡文恭在西掖前亦有三詩其一云雅當翻藥
地繁極曝衣天注云花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紅之
意可見當時此花之盛省中相傳咸平中李昌武自

別墅移植于此晏元獻嘗作賦題于省中所謂得自
羊豎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是也
杜子美居蜀累數年吟詠殆徧海棠奇豔而詩章獨不
及何耶鄭谷詩云院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
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
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
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霑工部風騷力
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荆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爲
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近于

曾大父酬唱集中有凌景陽一絕句亦似有意末句
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會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
工也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本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爲瑒
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詩而陋其名
余謂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
故以名耳嘗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
倚春風是也近見魯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卽唐昌
玉藥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

學海類編 卷十六
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爾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
至今當以玉蘂得名不應捨玉蘂而呼瑒魯直亦不
應捨玉蘂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瓊花唯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也
鮮于子駿常有詩云百蘂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
記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
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唐昌
觀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覺香來處唯見楷
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

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苑亦有
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翫故德
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閨昔共窺而沈傳師和篇亦
云曾對金鑿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
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子賞翫乃得此名是
也由是論之則玉蘂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
東坡詞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皆非謂玉蘂花止謂
瓊花如玉蘂之白耳

山海經云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皆寶樹

也詩家用琪樹多矣往往以爲仙樹未易得見故孫
綽天台賦云琪樹璀璨而垂珠蕭防云桂宮露冷鶴
歸早琪樹風清鸞去遲武伯奮云琪樹年年玉藥新
洞官長閉綵霞春蔡隱邱詠琪樹詩云山上天將近
人閒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是人閒未必
有此樹也而六朝事迹載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
梅摯有詩云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
近想誌公遊何耶

後漢和帝紀言南海舊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

騰阻險死者堆路故東坡詩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
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籍知是荔枝龍眼來
而張九齡作荔枝賦序云南海郡荔枝壯甚瓌詭余
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有知者唯舍人劉侯知
之作賦以誇大以爲甘旨之極則是九齡乃創見也
議者謂楊妃酷好安知非九齡有以啓之鮑防雜感
詩云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鴈飛不到
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則當時征求之急亦可見
矣

楚詞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木李穉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之物所謂疏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遲客詩云瑤華未堪折蘭苔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別蓮嶺溪行云握蘭徒動摘折麻心莫展駱賓王思家詩云旅行悲泛梗離恨斷疏麻錢起題輞川詩云折麻定延竚乘月期相尋皆用楚詞意用于離居至于起贈趙給事詩乃云不惜瑤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爲玉誤矣

東坡詩曰魏花真老伴盧橘認鄉人又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尙帶酸則皆以盧橘爲枇杷也彼徒見上林賦有盧橘夏熟之語遂以爲枇杷審爾則夏熟之下不當復有黃甘枇杷燃柿之品然唐子西李氏山園記言有一物而爲二物者知上林賦所謂盧橘夏熟又言枇杷燃柿是也若據子西言則盧橘卽枇杷矣李白宮中行云盧橘爲秦樹許渾送表兄奉使南海云盧橘花香拂釣磯若以爲枇杷則何獨秦中南海有耶錢起送陸贄詩云思親盧橘熟用陸績

學海類編
六
文
懷橘事則又以爲木奴益無按據

白樂天賦有木八章其六章託弱柳櫻桃枳 杜黎野

葛水榿以諷在位者至第七章則曰有木如凌霄擢
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自謂得其勢無
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忽飄颻疾風從東來吹
折不終朝專又以諷附麗權勢者其入章則曰有木
名牡桂四時香馥馥風影清如水霜華冷如玉獨占
小山幽不容凡鳥宿重任雖太過直心自不曲縱非
梁棟才猶勝尋常木蓋樂天自謂也樂天素善李紳

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鄉而不入宗閔
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
凜然于八木之中而自比于桂殆未爲過也

酉陽雜俎言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不說牡丹則隋朝花
藥中所無也然北齊楊子華在隋朝之前乃有畫牡
丹處極分明之句何耶至唐則此花盛矣柳子厚龍
城錄載宋單父能種藝之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
至驪山種花萬本色樣各不同信乎人力或能勝天
工也歐永叔洛陽牡丹圖詩云當時絕品可數者魏

花窈窕姚黃妃壽安細葉開尙少朱砂玉版人未知
四十年閒花百變最後最好潛溪緋自唐天寶至本
朝熙豐閒三百餘年宜其花種日盛然見于圖者九
十種而已豈能登萬樣之數哉柳渾詩云近來無奈
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
葵較幾多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
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皆激
逐末之弊者也

歐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千朶插畫盆中圍繞坐
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以酒故答呂通
判詩云千頃芙蕖蓋水平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
處花光合紅袖傳來酒令行然維楊芍藥妙天下可
以奴視荷花而是時歐公不聞有芍藥勝會何耶東
坡在東武四月大會于南禪資福兩寺剪芍藥置瓶
盎中供佛外以供賞玩不下七千餘朶有白花獨出
于眾花之上圓如覆盂因有兩寺裝盛寶瓔珞一枝
爭看玉盤盂之詠惜乎歐公未知出此

杜子美古柏行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乎余謂詩意止言高大不必以尺寸計也時評載王郊大夫竹詩示東坡其一聯云葉排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坡曰十條竹一箇葉也若郊者又何足以語詩乎坡公云人看王郊詩若能忍誠爲難事蓋謂此耳

珍木奇卉生于深山窮谷之中不遇賞音與凡木俱腐好事者之所深惜也唐招賢寺有山花色紫氣香穠麗可愛以託根招提偶赦于樵斧固爲幸矣而人莫有知其名者白樂天一日過之而標其名曰紫陽于

是天下識所謂紫陽花者其珍如是也豈不爲尤幸乎樂天之詩曰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閒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香色豔膩當時亦無有識之者樂天又賦詩云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挂高枝雲埋人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守知嗚呼抱道懷材之士埋光鍾采于山林皋壤之間如此花者多矣求如樂天之賞鑑者孰謂無其人乎

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資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腸石

學海類編
心不解吐婉媚辭然其所爲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
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故東坡亦有請君援筆賦梅
花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近見葉少蘊倣楚人橘頌
體作梅頌一篇以謂梅于窮冬凝嚴之中犯霜雪而
不懼毅然與松柏竝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鐵腸
石心安能窮其至此意甚佳審爾則惟鐵腸石心人
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言異矣

文選海賦云雲錦散文于沙汭之際故謝靈運詩有赤
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之句觀其語意正言沙石五
色如雲錦被于岸爾世見韓退之作曲江荷花行云
擘舟昆明度雲錦遂謂退之以雲錦二字狀荷花其
實非也謂之度雲錦言舟行于五色沙石之際豈謂
荷花哉

竹固多種所謂桃枝竹者叢生而節疏亦謂之慈竹言
生不離本也王勃所謂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木爭
盤千株競紉者梁簡文答獻簞書云五離九折出桃
枝之翠筍皆言桃枝竹也若桃竹則異是矣老杜桃
竹杖引云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玉則其

色正紫今桃枝竹不然東坡援柳子厚詩云盛時一
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初不知桃笙爲何物偶
閱方言宋魏之間謂簞爲笙方始悟桃笙以桃竹爲
簞也坡又云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
瘦骨豈非以此竹爲簞耶梅聖俞云誰知廣文直桃
簞冷如冰恐亦用此竹

成都記杜宇又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治郫
城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故老杜云昔日
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鳥又曰古時杜鵑稱望帝魂

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博物
志稱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故老杜云生
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餒其子禮若奉至尊又
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老杜集中杜
鵑詩行若干篇皆以杜鵑比當時之君而以哺雛之
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曾百鳥之不若也最後
一篇徒言杜鵑垂血上訴不得其所蓋說明皇蒙塵
之時也故末句云豈思舊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此
紅

元微之謫通州白樂天有詩云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
沙頭始賣魚後人有東南行云亥日饒蝦蟹寅年足
虎龜張籍云江村亥日長爲市山谷亦有魚收亥日
妻到市之句

人之悲喜雖本于心然亦生于境心無係累則對境不
變悲喜何從而入乎淵明見林木交蔭禽鳥變聲則
欣然有喜人以爲達道余謂尙未免著于境者歐永
叔先在滁陽有啼鳥一篇意謂緣巧舌之人謫官而
今反愛其聲後考試崇政殿又有啼鳥一篇似反滁

陽之詠其曰提胡盧不用沽美酒宮壺日賜新撥醅
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宮花正好愁
雨來煖日方催花亂發末章云可憐枕上五更聽不
似滁州山裏聞蓋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則對境之
際悲喜隨之爾啼鳥之聲夫豈有二哉

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
風俗當園蔬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故白
樂天亦有下飯腥鹹白小魚之句余謂魚始二寸已
就烹魚之窮也寒士又從而食之其窮抑甚梅聖俞

有琴高魚詩云大魚人騎天上去畱得小鱗來按觴
又有斜口魚賦云有魚針啄形甚小當乘春波來不
少取之一掬不重銖秒則白小之魚尙爲丈人行也
縮項鰯出襄陽以禁捕逐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
鰯孟浩然云魚藏縮項鰯老杜云漫釣槎頭縮項鰯
皆言縮項而東坡乃謂一鉤歸釣縮頭鰯或疑坡爲
平側所牽乃爾殊不知長腰粳米縮頭鰯魚楚人語
也

文房四譜載段承式以雲藍紙贈溫庭筠有詩云三十
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謂鯉魚三十六鱗充
使謂憑鯉魚寄書也用文選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
書之義沈存中筆談云鯉魚當脅一行三十六鱗鱗
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二宋亦嘗用此而聞其說
元憲云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鱗景文云
君軒戀結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謂六六三十六
也

柳子厚有放鷓鴣詞人徒知其不肯以生命供口腹其
仁如是也余謂此詞乃作于詔追之時有自悔前失

之意故前言徇媒得食不復顧後言同類相呼莫相顧媒與類皆謂伻文也

湖州上强精舍寺有陳朝觀音商仲容書寺額三門高百尺謂之三絕又池有金鯽魚數年一現故白樂天詩有唯有上强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之句蓋爲此也臨安六和寺亦有金鯽池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亦以其出有時故竟日待之云爾自子美之後四十年東坡始遊茲寺嘗投餅餌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坡以謂此魚難進易退而

不妄食宜其壽若此其語深有味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六終

